

晨報副刊

100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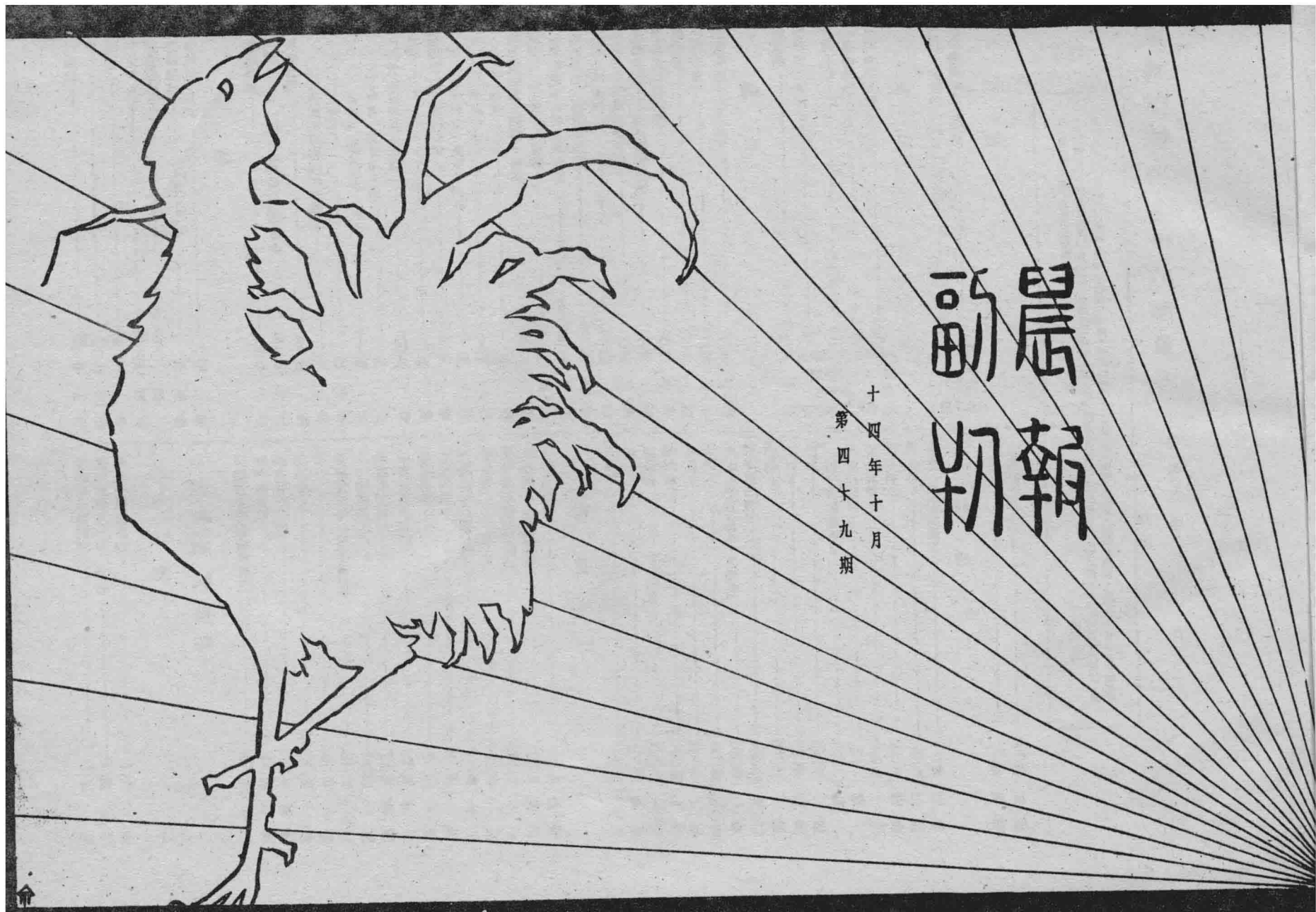
晨報副刊

100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農 副 報

十四年十月
第四十九期



通訊處 上海阜民路二九五號
報費五分 全年一元郵費二十四分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

自刊月報第十期
(十月三日出版)
寫(宋介)紅槍會與河南人民之自決(丘)

點特之
多含與
宜充課
於自修
京市
售總莊



晨報副刊

中華民國十
四年十月一
日 星期一

第二二三號
目錄

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
徐志摩
中秋晚
淑華
題宋石門畫像
梁任公

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 徐志摩

我早就想辦一份報，最早想辦「理想月刊」，隨後有了「新月社」又想辦新月周刊或月刊，沒有辦成的原因不是沒有人，不是沒有錢，倒是為我自己的「心不定」：一個朋友叫我雲中鶴，又一個朋友笑我「腳跟無線如蓬轉」，我自己也老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這幾年只是虛度，什麼事都沒辦成，說也慚愧。我認識陳博生，因此時常替晨報寫些難格的东西。去年黃子美隨便說起要我去辦副刊，我聽都沒有聽；在這社會上辦報本來就是沒奈何的勾當，一個月來一回比較還可以支持，一星期開一次口已經是極勉強了，每天要說話簡直是不可思議——拉拔還可以當肥料用，拿海藥打出來的弱話有什麼去路！我當然不聽。三月間我要到歐洲去，一班朋友都不肯放我走，內中頂蠻橫不諱理的是陳博生與黃子美，我急了只得行賄，我說你們放我走我回來時替你們辦副刊，他們果然上了當立刻取銷了他們的蠻橫，並且還請我喫飯餞行。其實我只是當笑話說，那時賄賂也不信有人能牽住我辦日報，我心想到歐洲去孝敬他們幾封通信也就閉閉不是？七月間我回來了，他們逼着我要履行約，比上次更蠻橫了，真像足討債。有一天博生約了幾個朋友談，有人完全反對我辦副刊，說我不配，像我這人只配東飄西泊的偶爾擠出幾首小詩來給他們解解悶也就完事一宗；有人進一步說不僅反對我辦副刊並且還說這辦法根本就要不得，早幾年許是一種投機，現在可早該取銷了。那晚陳博生也在座，他坐着不出聲，聽到副刊早該取銷的話他倒說話了，他說得俏皮，他說他本來也不贊成我辦副刊

的，他是最厭惡副刊的一個，但為要處死副刊，趁早撲滅這流行病，他倒換了意見，反而贊成我來辦晨報副刊，第一步倡死別家的副刊，第二步拍死自己的副刊，從此人類可永免副刊的災殃。他話是俏皮可是太恭維我了，倒像我真有魄力在拍死自己之前偏死旁人似的，那晚還是無結果。後來博生再拿實際的利害來引誘我，他說你還不是成天想辦報，但假如你另起爐灶的話，替你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你就得準備貼錢，對不對？反過來說，副刊是現成的，你來我們有薪水給你，可以免得做遊民，豈不是一舉兩得！這利害的確是很分明，我不但不打算了，但我想起每天出一張的辦法還是腦袋發脹，我說我也願意幫忙，但日刊其實太難，假如晨報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話，我總可以商量——這來我可被他抓住了，他立即說好，那我們就為你特別想法，你就管三天的副刊那總合式了。我再不好意思拒絕，他們這樣的懇切。過一天他又來疏通說三天其實轉不過來，至少得四天。我說那我只能在字數裏做中縮，我想盡我能力的限度只照每周管三萬多字，實在三天勻不過來的話，那我只管把三天的材料攪成四分，反正多少不是好夕的標準不是？他說那就隨你了。這來笑話就變成了實事，我自己可想不到的。但同時我又警告博生，我說我辦就辦，辦法可得完全由我，我愛登什麼就登什麼，萬一將來犯什麼忌諱出了亂子累及晨報本身的話，只要我自以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還有一層，在他雖則響起我，以為我辦不至於怎樣的不堪，但我自問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迫

合羣衆心裏，我是不來的，諛附言論界的權威者我是不來的，取媚社會的做開與編沒我是不來的，我來只認識我自己，只知對我自己負責任，我不願意說的話你偏要我求我我都不說的，我與說的話你偏要我求我，但這來為他們報紙營業着想却是一個問題。因為我自信每回我說話比較自以為像話的時候，聽得過聽得懂的讀者就按比例的減少，一個作者往往因為不肯犧牲自己思想的忠實結果而傷害讀者的私心，這也是應得虛到的，所以我來接手時即使不鬧大亂子也難免使一部分讀者失望的危險（這就是一個理由日報不應設有副刊），你不久許會聽着各方面的抱怨，說「從前的副刊即使不十分出色總還是安妥貼貼有得過去，這來你瞧像讓一個瘋子在狂說瘋話，我們可沒有閒工夫來消化，我們再也不能教副刊了」。本來報紙這東西是跟着平民主義工商文明一套來的，現代最大的特色是一班人心靈的疲憊，教一個人能自己想，是教育最後的成功，但一班人與其費腦力想還不如上課堂聽着打盹去，誰願意想來？反面說有思想人唯一的目的目標是要激動一班人的心靈活動，他要叫你聽了他的話不舒服，不痛快，偏着你做着眼睛看，寫着你倒起精神想，他不來替你出現成的主意像政府的命令，或是說說模稜兩可的油話，像日報上的社論，或是通知你某處有吳打架某處有草棚子着火，像所有的新聞，他不來替你來疏通淫油，不來替你鋪地毯省得你脚心疼，他第一叫你聽受，第二叫你聽受，第三還是叫你聽受。這樣的人來辦報在營業上十九是不免失敗的。也許本來這思想的事業是少數人的特權與天職，報紙是為一班人說的，這就根本不能與思

想做做。但這番話聽着你也許說對。我們那位大主筆先生還是不信，他最後一句話是「你來辦就得了！」

所以我不能不來試試。同時我自己也並不感覺我說話的凶非；「晨報副刊」一應，說起來頗大着哩，你們不見晨報的廣告上說什麼「思想的前驅」，這大約是指副刊的。因為我們不能在正張新聞裡找思想，也不能在經濟界什麼界裏找前驅。不，我也很知道晨報過去光榮的歷史，現在誰知道却輪着來編造！所以假如我上面所說的話有地方犯什麼製成或誇口的嫌疑，我趕快在這裏告無心的罪，我這一條臂膀能有多大能耐，能舉起多少分量？不舉朋友幫忙是做不成功的，我也很放心是我的朋友（相識或不相識決不會袖手的，要不然我那敢冒昧承當這副重担！我只盼望我值得你們的幫忙。這回對面廣告的大字是「副刊的提倡及革新」，那大概是營業部擬的啓事，我並沒有那樣的把握，革新還可以說，至少辦事方面換了手，印刷方面也換了樣那就革新，提高的話可就難說了，我就不明白高低的標準在那裏，我得事前聲明；我知道的只是在我職期內盡我的力量來辦就是。

我自己是不免開口，並且恐怕常常要開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們來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時候是很少開口的。我盼望不久就有人厭棄我，這消息得到了我的上司那邊，我就有恢復自由的希望了！同時我約了幾位朋友常常替我幫忙。我特別要介紹我們朋友裏最多才多藝的趙主任先生，他從天上的星到我們腸子裏的蟲菌，從廣東話到四川話，從音樂到玄學，沒有一樣不精，他是一個真的通人，但他更出名的還是他的「幽默」，誰要聽趙先生講演不發笑他一定可以進退兩難冷肉去！我想給他開一個，隨他天南地北的亂說，反正他口裏沒有沒趣味的材料。他已經答應投稿，但我爲防他懶，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別登廣告，生生的帶住了他再說。老話說的「一語難求」，我這才高興哪！此外前報方面，梁任公先生那條長江大河的筆是永遠流不息的，我們這小報也還得沾光他的潤澤。梁君若先生，先前政治學報的主筆，是一位有名的個手，我這回也特請他把他的大砲安在順治門大街的後背。金惟廉君與志希幾位先生此時還在歐洲，他們的文筆我盼望不久也會來光我們的篇幅。我們特請沈父余國先生談中國美術，劉君樂群君談京談先生談西洋藝術，余上流超太作先生談戲劇，開一多先生談文學，翁文瀾君談先生談西洋科學的論文，唐友梅君先生談西洋音樂

。李濟之先生談中國音樂，上海方面我親自約定了郭沫若與德生張東蓀諸先生隨時來稿；武昌方面，不用說，有我們鍾愛的郁達夫與楊金甫。陳衡哲女士也到北京來了，我們常可以在副刊上讀她的作品，這也是個可喜的消息；我此時是隨筆列舉，並不詳備；至於我們日常見面的幾位朋友，如西林西澤胡適之張敬海陶孟和江紹原沈性仁女士凌淑華女士等更不必我煩言，他們是不會曠課的，萬一他們嫌煩我要時他們知道我的真意是屬實！新近的作者如沈從文熊希齡于成濤鍾天心陳錦廷諸先生也一定常有清新的作品給我們欣賞。宗白華先生又是一位多方面的學者，他新從德國回來，一位江西謝先生快從法國回來，專研文學的，我盼望他們兩位也可以給我們幫助。

這就是我個人相知的說，我們當然更盼望隨時有外來精采的稿件，要不然我們雖則有上面一大串的名字，還是不易支持的。酬報是個問題，我是主張一律給相當酬謝的，但據陳博生先生說晨報的經濟也很支絀，假如要論文付值的話報館破產的日子就不在遠，我也知道他們的困難，但無論如何我總想法不叫人家完全白做，雖則公平交易的話永遠說不上，這一點我倒立定主意想提高，多少不論，發賣文過活的不必說。拿到一點酬報可以多買一點紙筆，就是小不意稿我的，拿到一點酬勞也算我們家鄉話說的一點「希奇子」，可以多買幾包糖炒良鄉饅頭。同時我當然不敢保證進來的稿件都有登的希望，雖則難免遺珠，我這裏選擇也不得不謹慎，即使我極滿的朋友的來件也一樣有得到「退還不用」的快樂。我預先聲明保留這點看稿的爲難的必要，我永遠托庇你們的寬容。

中秋晚

淑華

中秋節的那晚，月兒方纔轉轉的升上了屋脊，澄青的天不掛一絲雲影，屋背及庭院地上好像薄薄的鋪了一層白霜，漸漸的遠近樹木亦似籠住細微中。廊下新點着的兩盞紅紗燈籠照着八顆大紅絲穗子在微風裏搖搖搖。正廳裡不時吹出蟲蟲的香煙，草餅茶餅的氣味。
敬仁此時正弄過頭先，仍舊穿着馬褂戴着瓜皮帽在廳上來回走，笑吟吟的碰着他的夫人親手收拾上供的東西。她一邊吩咐廚子
「一會兒開飯這晚魚不必再燒了，栗子雞得加些料酒再煨，素菜裏放些糖養一養……這盤開鴨沒有做軟和，再燉燉吧！」

「對哪，再燉燉這盤開鴨再燉再燉玉蘭片可以嗎？」敬仁走到她的身前問她。從他的笑容上，就知道他是十分滿意她的備設了。

「好的再放些玉蘭片，把火腿骨頭都撈出來千萬不要把這湯弄肥膩了。」廚子應命收了菜碗出去。

敬仁坐在一張大椅上，把椅子搖下，斜換在椅子扶手上，讓着眼睛在那裡休息。他認得她今晚穿的衣襟是春天新嫁第三天穿過那一套湖色華絲葛，肩轆上袖口及裙腳邊都繡着金碧輝煌的花。今日因爲走動多些她臉上不似平日蒼白，頰上勻著淡淡的胭脂，另外還露出可愛的桃花色，他覺得她今晚非常的美，他想到如果他是歐美人此時一定就上去擁抱她熱烈的接吻了，但中國人夫妻愛情是不與外露的。

「你今晚喝花雕或是葡萄酒？」太太走近他微笑着問。

他的心裏正在甜糊糊的迷醉，也沒聽清她問的什麼，只知道不是吃便是喝也就隨口應道。

「你喜歡那樣便那樣。」
「我不懂喝酒的，今晚請人陪你喝喝好嗎？」
「我今晚就要同你喝酒，不用別人陪的。」他脫眼笑着，示意叫太太坐在他旁邊。

「我喝兩杯就要醉的，你喝十幾杯也不覺得怎樣，」她會意坐在他左手椅上，圓圓下頰上含情的笑臉更顯得可愛。

他此時忍不住一把拉住她的手笑道。
「我要你喝醉……我們倆是第一次一同過中秋呢。這是團圓節……應該開開的……可惜媽媽不在這裏，你做的菜口味她也會喜歡的。」

他想到他的愛母在鄉間單身與妹妹過節的孤寂，不覺神馳了一晌。

「我換告訴我，吃過了團圓宴一年不會分離。」
「……我們出去看看月亮再開飯吧。」
「敬仁太太並肩走出院中。」

上到第二盤菜，太太還沒喝完一杯酒，敬仁今夜胃口非常好，正同她乾杯，忽然有門的老差跑進來回說——

「老爺，大石作那邊打電話來請老爺即刻過去說話，大夫說太太快不行了。」

「那一個大夫說？」敬仁變色站起就想走。

「沒有說那個大夫說的，電話已經掛上了，他們是借人家的電話。」老差退出門。

「怎麼乾姐姐病得這樣快！前天王大夫

杭州新宮 東亞郵票社

郵票券

前五十種 一元
法屬五十種 八角五分
百國一百種 實銀六元 五角五分
五角 四角

(學術書籍之介紹與批評)
International Law (Charles Fenwick) — J. he Chul. Se-vant in the Law and the Coast (F. Emden) — 農村問題與社會思想 (那

外埠五百種 三元
外埠一千種 七元二角
外埠五百種 三元
外埠一千種 七元二角
外埠五百種 三元
外埠一千種 七元二角
外埠五百種 三元
外埠一千種 七元二角

新近出版 中外法律行政機關之關係 韓翰升
財政觀念之變遷 黃右昌
燕樹棠

定價 訂閱全年一元八角(郵費在內) 零售五角
本季刊第一卷全卷及第二卷全卷俱有合訂本每卷二元四角(郵費在內)

夫不說能治好嗎？我想不會怎樣吧。太太說：「臉上也立刻罩上了一層霜。」

「我去給她再找個好醫生看看，可憐她家公婆都不捨得出錢治她的病。」

「他說着離了席要走，太太也覺着，但是極不願教仁此時就走，因為圍囑還沒有上，沒有吃開鴨，圍囑宴還是圍囑，她恐怕這是他們來日的朕兆。因此她一把拉他坐下說。」

「吃些飯再回去吧。今晚上的飯是要吃的。」

教仁心裏雖受，想着上回相見時乾姐姐那枯瘦瘦的臉上一雙無神暗暗的困眼望着教仁流淚，他再也無心吃菜，但他知道中秋宴的飯是要吃的，他就喊說：「拿飯來吧，預備車，我就要出門！」

當這燈上飯來，他急急泡上些魚湯匆匆吃了。

「怎麼還不離開鴨上來？老爺快吃完了。」太太此時有些發急，她怕他不能吃到開鴨便走。

圍囑上菜時他已在漱口，匆匆穿馬褂，她心下十分不快，腮上桃色全沒了，很可憐的望着他說道：

「你吃塊鴨子再去，大節下開鴨也不吃一塊？」她檢了一塊肥的夾到教仁的小碟子裏。

「沒有工夫吃了，人家在那裏氣呀我，我那些吃得下！」

她覺得十分委屈，又怕這不吃開鴨真會成了朕兆她就低聲央着他說：

「不吃開鴨是不好的，教仁，你得吃這一塊。」

教仁覺得情不可却，只得坐下來了起來送到嘴內覺得油膩又吐了出來，又喫了半碗飯，飯後又漱口，喝了一碗茶。

「車預備好了嗎？」他往外匆匆走。

「早齊了。他們又打電話來催，說姑太太要找老爺說話。」

「告訴他們我這就去了。」他匆匆坐上車，車夫拉着就飛跑。

此時已近夜半，月兒已到中天，那清微慘白的月光射在玻璃窗上格外使人感到淒涼生感。太太坐在臥室窗前的欄杆上，想到今夜宴會覺得悚然，好像惡運的魔神此時正在圍住那一小塊沒有吃進去的鴨肉，商議如何擺佈教仁。

好了教仁回來了。她跑出院子迎住問。

「怎樣了，還不要緊吧？」

教仁滿臉蒼白，眼睛紅腫，一進大廳便倒身在客席炕上，嘶喊道：

「還開呢？我早去五分鐘就見到她了，都是你要我吃那碗飯就誤了十分鐘……」

可憐她祇有一個乾弟弟在京城裏，臨死都會不到……死得太可憐了。他嗓子有些發澀，此時彷彿看見方纔乾姊的景況，一張瘦削慘白的臉，睜着陰暗帶淚的眼睛，披着稀鬆亂髮，蓋着張白布被單，上頭洒了些黃錢，床前地上一對死白油燭點着，中間插了一股青香，越越越悽慘，不覺長長嘆了口氣。

「噢，我們真對她不住……」可憐她嫁了一年就守寡，又沒有一男半女，臨死時連一個乾弟弟都不見着……都是你強我吃那碗飯，那張媽告訴她氣時還喊我找我呢。噢，我真對她不住！」

太太本來最忌諱大節下說死人，聽教仁連連埋怨自己，心裏未免不耐煩，只得勉強忍住搭腔道：

「別祇埋怨我，大節下少見一個死人好多着呢。」

「想不到你這個年青青的女人，心腸很不以為然她的不耐煩神氣——」

「想不到你這個年青青的女人，心腸很不以為然她的不耐煩神氣——」

這樣硬，人家孤冷清的死了，你還說不要去看她好多着呢。有什麼好？」他轉悲為怒，憤憤的說。這是結婚後第一次他覺得他的太太不對。他說完伸脚把鞋子使勁向上一擡，不想一雙沉重的鞋，竟把小茶几上的花瓶碰了下來落地，碰一個粉碎。

太太怔怔的看他發作正想問話回敬，發洩發洩她今晚的委屈，又眼見他發氣把花瓶碰破了，又是一個不吉祥，一時間又悲又氣的再也忍不住。

「怎的了，你今晚是不是成心給我過不來，」她帶哭聲說。

「大節下，飯也不肯吃，瓶子也摔破了。……還過什麼好日子？我也……」

她抽咽哭起來。教仁也想不到他太太竟至如此生氣，心下正十分懊喪不覺也煩燥起來。

「誰有意弄破瓶子？你大節下還咒我過什麼好日子呢？……你也是怎樣？怎麼不說了？」

太太嗚咽着，把一塊白洋紗手帕都用濕了，還擦臉說：

「誰說誰也怎樣？……你：你！大節下來找我別墅。」

從太太換手巾擦淚時他望見她紅腫的鼻子顯得非常碩大，那兩片覺得可愛的嘴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唇，已翻成鮮紅的顏色，祇見一個蒼白的

人說這棺材還不是好的。

「我這回總算盡了我的心了。」他摸着他口袋裡的空皮夾，走到家院子裏自語道。

太太蓬鬆着頭髮，眼睛哭得非常紅腫，好像看不見人的樣子，換在床欄上正同一個陪房女僕講話，見他進來都住了口，他搭動着椅子坐下嘆了口氣道。

「唉，可忙完這喪事了！」女僕端過一碗茶問道。

「也算吃過了。辦喪事人家那能吃着舒服飯。你們開了飯了吧？」

「我們等到九點半纔吃的飯。太太祇吃一口兒。」女僕敬了款又說。

「這裏上兩條單老爺看見了嗎？他們說老爺還在今天算清帳的。」

「哎呀，我沒想起這還賬的錢今天花掉了，怎好呢？」敬仁挽着前頭的頭髮有些發急，向着太太問道。

「我前天交給你手的一百塊錢用完了沒有？先拿出來還這筆帳吧。」

「不是我昨天已經開了單給你了嗎？你又不看，這時却問我要錢，我卻沒白花你一個錢。」我又沒有個乾弟弟還我錢花，來照管我的事。」

太太一肚皮委屈，正想借題發洩，所以囑咐起來。

「嘿，你這人奇怪，這兩天中了什麼邪氣，祇想找我別扭。你說的什麼話，什麼乾弟弟還錢花，人家已經死了，你不要這罪孽說話吧。」我真要發開你，」

「我也早知道你是多嫌我！我回娘家躲了你就是了，何必找我鬧氣，……大節下就給我下不了台，我什麼虧負了你。」她又哭起來一邊喊道。

「楊媽，檢東西，回娘家去，我家裡也不在乎多養我一口人，……我不是……」她哭着站起來撿東西。

這晚上她滿眼淚回到娘家，一住就是三天。敬仁的朋友都勸敬仁去接她，他心下不高興也沒去接，每天下太陽時候，他便跟着幾個以前不常來往的朋友逛遊藝園聽戲，跟在時髦女人的後頭看熱鬧，時常到小飯館吃便飯喝白乾酒，醉了時便去坤書場放高嗓子叫好，夜間常到一兩點鐘回家。

一個月以後，敬仁丈母娘已聽了不少敬仁在外遊蕩的話柄，心下早替女兒着急起來，重慶節那天她便送了女兒回到敬仁的家來，夫妻之間，雖不再離離，總覺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塊冰冷的石碑，上邊刻着你們不過是同吃飯同金枕的人而已一些字。

敬仁遊蕩過癮了，第二年春天便昇了格，做石頭胡同一家的鴉客，他的雜貨舖在第二個中秋節便典了給人，拿這款一半替石頭胡同的兩個姑娘還買成金店和老介福綢緞莊的眼。

他的太太在春天二月小產了一個幾七個月的很美貌小男娃，大夫說懷孕時動了肝火急怒傷了胎的原故。太太因此懶懶的病了三個月，面貌枯黃憔悴，老了許多，敬仁常不在家漸漸覺得她是非離離，說話也懶得答她。

第三年敬仁的母親來，看見敬仁專好冶遊，一個祖遺的舖子都典走了，只留下一間紙行，雖不替典已經把契押了給人，她說自己兒子不聽，祇得埋怨媳婦太笨，不能伏侍兒子，所以他纔出外遊散了家財。所以一天到晚也不給好臉給媳婦看。

第三個中秋晚上，太太獨自躲到廚房望着爐火擦淚，不敢哭出聲來。

這晚上敬仁忽然想起前三年的中秋夜他乾姊姊臨氣的事來。對他母親說他太太一頓。老太太素來愛重乾女兒的。當夜聽完便罵了她一場。

八月底敬仁太太又小產了一個幾六個月的男娃。因為他沒長出正式的鼻子，祇有一隻耳朵，手指也不全的，大家都說是精怪，醫生看了，說這是受了楊梅毒的流胎罷了。

第四年的中秋節敬仁住過的正廳已經滿了蜘蛛網子，月亮升上屋脊時祇見幾個幽黑森人的蝙蝠，支起雙翅在月下飛來飛去扇弄它的影子。廚房旁邊一間小屋裡有兩個女人說話，一個是敬仁太太，一個是太太的母親吧。

「唉，你後天一定得搬出去嗎？」

「不搬怎行呢？明天已經到期交割。還虧我央給人家多留一天。」

「敬仁一定不來接你嗎？」

「他不曾來。昨兒聽王二爺說他已經去三不管住閣了。」

「唉，……想不到他們家落到這樣地步！」

「……誰也沒想到……可是，娘呵，都是我的命中注定受罪吧，」她醒了醒鼻，喘喘道：「我出嫁後的頭一個八月節晚上就同他鬧氣，他吃了一口肉鴨肉還吐了出來我使十分不高興後來他又一脚踢碎了一個供過神的花瓶我更加知道不好了。」

「……這都是天意，天降災禍，誰躲得過，我看看你也要看開點，修修福，等來世吧。」

老太太說過連頭嘆了幾聲，接着便鼻涕。

兩點鐘後小屋內燈油漸盡，紙窗慢慢

暗下來，還有兩三隻燈蛾迎住紙窗「碰」

「不，不」的亂撲，不一會兒燈滅了，燈蛾也掉在冷窗裡，滾了一身白霜帶着去見造物主了。此刻小屋內已發出呼聲，時時夾着，「嗚，嗚，嗚，嗚，嗚」似乎繼續作燈蛾撲窗的尾聲。

月兒依舊慢慢的先在院子裡舖上薄薄的一層冷霜，樹林萬處照樣替它籠上銀白的霧幕。蝙蝠飛疲了飛起來，大柱子傍邊一個蜘蛛網子，因微風吹拂，居然照着月色發出微弱的絳光。

（為應節起見，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內寫成這篇小說，我得要特別謝謝她的。還有副刊篇廣告的圖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道謝。 志康）

題宋石門羅漢畫像

（一）好事近 戲韻

晴窗日煥花，
簾碎一階花影，
花底貓兒打架，
間有無佛性？

雲時熱惱機清涼，
雨過竹簷靜。
院院悄無人語，
猛一聲寒響！

（二）相見歡 養浩

朝水料水最少，
眼巴巴，
要看石蒲結子又生花！

青提菜，
落還長，
且由他。
君曾得時一樣沒根芽。

（三）西江月 托鉢

香積炊烟散後，
祇瓶香供完時。
客人受用些兒兒。
鉢裏醃醃一味。

這座十年作甚？
黃梅半夜傳誰？
不如搗碎這銅皮，
免得試他拋棄。

（四）補習學校（秦品）短評：嚴肅與開豁

（文伯）段政府干涉國民大會（文伯）○

（文伯）民族性（段尼）譯民大會（文伯）○

（文伯）金滿成（譯）青島的不速之客（譯）

（文伯）（譯）

（文伯）（譯）

（文伯）（譯）

（文伯）（譯）

（文伯）（譯）

（文伯）（譯）

（文伯）（譯）

收件處 錦什坊街大廟胡同
琉璃廠各南紙店

自由週刊第十期
(十月三日出版)
丐(宋介)紅槍會與河南人民之自決(丘

京場市安
售總莊書



晨報副刊

「迎上前去」

徐志摩

這回我不做說，不打隱謎，不唱反調，不來烘托，我要說幾句至少我自己信得過的話，我要痛快的招認我自己的虛實，我願意把我的花押書在這張供狀的末尾。我要求你們大量的容許准我，在我第一天接手晨報副刊的時候，介紹我自己，解釋我自己，鼓勵我自己。

今天恰巧是我這輩子一個轉彎的日子，我新近經驗過在我算是嚴重，慘劇，傷痛心的經驗：這經驗撼動我全身的纖微，像大風搖動一株孤立的樹，在這劇震中誰知道掉下了多少不會焦透的葉子？但我却因此得到一種心地的清明，近年來不曾嘗味過的，因此我敢放胆的說我要說的話：我的呼吸這時候是潔淨的，我的聲音是潤亮的，像大風雨後的全氣，原有的蕪穢與雜質都叫大自然的震盪洗刷一個淨盡，我此時覺着在受重傷的過去的我裏重新透出了一團新來的勇氣，一部新來的健康；一個更確定的我，更顯露的我，更有力的我。

我相信我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着，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變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

只有信生病是榮耀的人們才來不知恥的高聲喧嘩！這時候他聽着有腳步聲，他以爲有幫助他的人向着他來，誰知是他自己的靈性離了他去！真有志氣的病人，在不能自己豁脫苦痛的時候，寧可死休，不來忍受醫藥與慈善的侮辱。我又是這樣的一個。

我們在這生命裏到處碰頭失望，連續遭逢「幻滅」，頭頂只見烏雲，地下滿是

黑影；同時我們的年歲，痛痛，工作，習慣，惡狠狠的壓上我們的肩背，一天重似一天。在無形中嘲諷的呼喊着，「倒，倒，你這不量力的蠢才！」因此你看這滿路的倒尸，有全死的，有半死的，有爬着掙扎的，有默無聲息的……嘿！生命這十字架，有幾個人抗得起來？

但生命還不是頂重的担負，比生命更重實更壓得死人的是思想那十字架。人類心靈的歷史裏能有幾個天成的孟鳥育？在思想可怕的戰場上我們就只指數得清有限的幾具光榮的屍體。

我不敢非分的自誇，我不够，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靡現象的憤懣與羞惡；我要一把抓住這時代的腦袋；問他要一點真思想的精神給我看看！——不是借來的我來的冒來的插來的東西，不是紙糊的老虎，搖擺的傀儡，蜘蛛網幕面的偶像；我要的是筋骨裏迸出來，血液裡激出來，性靈裏跳出來，生命裏震盪出來的真純的思想。我不來問他要，是我的懦怯；他拿不出來給我，是他的恥辱。朋友，我要你選定一邊，假如你不能站在我的對面，拿出我要的東西給我，你就得站在我這一邊，幫着我對這時代挑戰。

我預料有人笑罵我的大話。是的，大話。我正嫌這年頭的話太小了，我們得造一個比小更小的字來形容這年頭聽着的說話，寫下印成的文字，我們得請一個想像力細緻如史魏夫脫(De la Fontaine)的來描寫那些說小話的小口，說尖話的尖嘴。一大羣的食蟻獸！他們最大的快樂是忙着他們的尖嘴在泥土裡搜尋細微的螞蟥。螞蟥

是吃不飽的，同時這可笑的笑嘴却益發不住的向失的方向進化，小心再隔幾代連螞蟥這食料都顯太大大了！

第一二八四號
目錄
徐志摩
「迎上前去」
張奚若
梁任公
梁任公
梁任公
徐志摩
聞一多

中華民國十
四年十月五
日 星期一

我不來談學問，我不配，我書本的知識真的是十二分的有限。年輕的時候我念過幾本極普通的中國書，這幾年不但沒有知新，還故都說不上，我實在是固陋，但我却抱定孔子的一句話「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決不來強不知爲知；我並不看不起國學與研究國學的學者，我十二分的尊敬他們，只是這部分的工作，我只能勉強的看他們去做，我自己恐怕不但今天，也許這輩子都沒有希望參加的了。外國書呢？看過的書雖則有幾本，但是真說得上「我看過的」能有多少，說多一點，三兩篇戲，十來時首，五六篇文章，不過這樣罷了。

科學我是不懂的，我不曾受過正式的訓練，最簡單的物理化學，都說不明白，我要是不預備就去考中學校，十分理有九分是落第，你信不信？天上我只認識幾顆大星，地上幾棵大樹；這也不是先生教我的，從先生那裏學來的，十幾年學校教育給我的，究竟有些什麼，我實在想不起，說不上，我記得的只是幾個教授呵笑的嘴臉與課堂裏強烈的催眠的空氣。

我人事的經驗與知識也是同樣的有限，我不曾做過工；我不曾嘗過生活的艱難，我不曾打過仗，不曾坐過監，不曾遇過什麼秘密黨，不曾殺過人，不曾做過買賣，發過一個大的財。

所以你看，我只是個極平常的人，沒有出人頭地的學問，更沒有非常的經驗。但同時我自信我也有我與人不不同的地方；我不會投降降這世界，我不受它的拘束。

我是一隻漫遊的野馬，我從來不曾定過。我是在這社會裡活著，我卻不是這社會裡的一個。像是有離魂病似的，我這軀殼的動靜是一件事，我那靈魂的去處又是一件事。我是一個僥倖；我曾安想在這流動的生裏發現不變的價值，在這打滾的世上尋出不磨滅的真，在我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裡的意義，我永遠在無形的經驗的巔巔上爬著。

冒險——痛苦——失敗——失望，是跟著來的，存心冒險的人就得打算最後的失望，但失望卻不是絕望，這分別很大。我是曾經遭受失望的打擊，我的頭是流著血，但我的頸子還是硬的，我不能讓絕望的電氣壓住我的呼吸，不能讓惡觀的慢性病侵蝕我的精神，更不能讓厭世的惡質染黑我的血液。厭世觀與生命是不可並存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還是的，將來我敢說，也是的。我決不容忍性靈的頹唐，那是最不可救藥的墮落，同時却顯耀靈魂的存在，在我，單這開口說話，提筆寫字的事實就表示後背有一個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沒破綻的信仰，否則我們何必再做什么文章，辦什麼副刊？

但這並不是說我不受人生遭遇的痛創，我決不是那重賦性的樂觀主義者；我決不來指著黑暗說這是陽光，指著雲霧說這是青天，指著分明的惡說這是善；我並不否認黑暗，雲霧與惡，我只是不懷疑陽光與青天與善的實在，暫時的掩蔽與侵蝕不能使我們絕望，這正應得加倍的激勵我們尋求光明的決心，前幾天我覺著異常優美，的時候無意中翻著尼采的一句話，極單簡的幾個字却涵有無窮的意義與強悍的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縱橫與山川的縱橫在無際中暗示你人生的奧義，法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 我那時感受一種異樣的驚心，一種異樣的激憤——

我不辭痛苦，因為我要認識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煉裡存身，到最後那時長見我的真，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遲疑！

所以我這次從南遊回來，我決意改變我對人生的態度，我寫信給朋友說這來要來認真做一點「人的事業」了——

我再不想做個，蓬萊不是我的分，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

在，我道「決心做人，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是一個思想的大轉變，因為先前我對這人生只是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因此我與這世界並沒有什麼相互的關係，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責備我，我也不來批評它。但這次我決心做人的宣言，就把我放進了一個有關係、負責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張著眼睛做夢，從今起得把現實當現實看：我要來察看，我要來檢查，我要來清除，我要來顛撲，我要來挑戰，我要來破壞。

人生到底是什麼？我得先對我自己給一個相當的答案。人生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這形形色色的，紛擾不清的現象——宗教，政治，社會，道德，藝術，男女，經濟？我來是來了，可還是一肚子的不明白，我得慢慢的看古玩似的，一件件拿在手裏看一個清清楚楚再來說話，我不敢保證我的話一定在行，我敢担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實；我前面說過我的學識是極淺陋的，但我却並不因此自餒，有時學問是一種束縛，知識是一層障礙，我只要相信得過我能看的，能感受的，心，我就有我的話說；至於我說的話有沒有人聽，有沒有人懂，那是另外一件事我管不着了——「有的人身死了才出世的」，誰知道一個人有沒有真的出世那一天？

是的，我從今起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息是搏鬥，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的，活動的下文就是搏鬥。搏鬥就包含一個搏鬥的對象，許是人，許是問題，許是現象，許是思想本體。一個武士最大的期望是尋着一個相當的敵手，思想家也是的，他也要一個可以較量他充分的力量對象，「攻擊是我的本性」，一個哲學家說，「要與你的對手相當——這是一個正直的決鬥的第一個條件。你心在鄙夷的時候你不能搏鬥。你占上風，你認定對手無能的時候你不能搏鬥。我的戰事可以約成四個原則：

第一，我專打正占勝利的對象——在必要時我初殺我的攻擊等他們勝利了再開手。

第二，我專打沒有人打的對象，我這邊不會有助手，我單獨的站定一邊——在這搏鬥中我難為的只是我自己。第三，我永遠不來對人的攻擊——在必要時我只拿一個人格當假敵用，借它來顯出某種普遍的，但知隱遁不易跡跡的惡性。第四，我攻擊某事物的動機，不包含私人嫌隙的關係，在我攻擊是一個善意的，而且在我某種情況下，感恩的懇託。」

這位哲學家的戰事，我現在借引作我自己的戰略，我盼望我將來不至於在搏鬥的沉酣中忽忘了預定的規律，萬一疏忽時我懇求你們隨時提醒。我現在戴我的手套去。

副刊 吳若

徐志摩先生的魅力真不小，他竟能使我的晨報副刊寫東西。這並不是說我的文章值錢，我意思是現在的副刊其實太惡劣了，應該放火大燒，不應使惡種流傳，毒害青年。我還記得一月前晨報主筆葉請徐先生時，在座諸人先後發表他們對於晨報副刊改良的辦法，最後有人問到我的意見，我便老實不客氣的說道：「這並不是個改良問題，這只是個停辦問題。到現在才停辦，已經太遲，但現在還不停辦，那簡直是有意作惡，無心悔禍了。」

我為甚麼這樣的討厭副刊呢？說來也很簡單。第一，今日一般學生在學堂裏不肯讀書，不能讀書，單靠這種副刊作他們的校外講義和百科全書，而副刊裏却連年累月除胡說亂寫諸抄外，空無一物。「緣木求魚」那會有結果。第二，看副刊的是學生，做副刊的也是學生。拿副刊作教科書，固屬荒謬，將副刊作出風頭的場所，更屬墮志。學堂志願，他們將來的進就可想而知了。第三，報紙原來是為社會上一般人看的，不單是為學生階級看的。拿投好於學生的廢紙，日日去討厭那非學生的閱者，似乎有點不公，似乎不是營業家所應取的手段。有這三個理由，所以我主張將今日流行性的副刊全行廢止，如果有報館記者真願提倡學問，灌輸智識，那麼，我倒有一個建議，就是將現在每日的副刊改為每星期一兩次之特刊，篇幅加多，程度提高，每一特刊專討論一種特別問題，例如經濟，文學，外交等。每一特刊不妨延請國內學術界有名人物專力主持。倘若報館無此財力，那就只有採取「寡缺母道」的政策。這是我昨晚在晨報館裏所發的人不愛聽的議論，當時在座的人——尤其是主筆——多說做不到。可是現在晨報居然改換種種特刊，雖其內容完全不是我所希望的，但總算是向正確路上走，只要有從圖改良的決心，未足得長為機相的副刊。

以上只是說我討厭今日一般副刊的理由。但我現在何故又為這副刊作文呢？豈是別人辦的副刊應該罵，徐志摩辦的副刊便應該讚嗎？我以為這完全看志願怎樣辦法。倘若拿辦副刊的辦法去辦副刊，那

社本
愛美的戲劇
每部一元
每部五角
每部二角五分

杭州新宮 東亞郵票社
信條里
郵票券

葡國五十種 一元
法國五十種 八角五分
百國一百種 實洋六元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五角四分

第一版 東原紀念論文集
每冊七角
每冊三角
每冊四角五分
人地獄

外國一千種 三元
外國五百種 二元
外國二百種 一元
外國一百種 五角
外國五十種 三角
外國二十種 二角
外國十種 一角
外國五種 五分

創刊 每冊五角
增刊 每冊七角
附刊 每冊四角
附刊 每冊四角

結果，用不着問，一定精，一定和旁的副刊差不多（即好也有限），那就應該罵，應該放火大燒，但他若是因為要看晨報若板的而情，僅留副刊之名，別具一副精神去辦出一份「瘋子說瘋話」的志摩報，那就應該恭維，那也就是我允許給他做文章的本心，此外還有一層，我是個不會說話的人，說上十次話，大概總有八九次要撞幾個人，因此久而久之，也就沒有說話的地方了。但要住在今日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狐狸橫行，小子狂吠的中國，要不說話，難道還教人白白氣死不成！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要常常發洩發洩。恰好志摩約我常去為他助助篇幅，我起先還以向來不為副刊作文章為詞，極力拒絕，但是志摩拉攏人的本事，我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一點，被他纏不過，我也就只得隨便答應他，橫豎他許我以「盡量發洩」的自由權，我又何樂不為？

不好，我才接手副刊，就犯上了一個毛病，而且還不是創作的毛病。孤桐先生在他的甲寅裡照例在每篇來稿的背後加幾句話，這我叫做愛替人家裝尾巴的毛病。孤桐還只替人家裝短尾巴，我的不了，簡直是長得荒謬的大長尾巴，往往因為太長了拖在背後其實不像樣索性甩了它過來要在前面當撈子用。這其實是不好，盼望以後改得掉。

但是別人文章背後或許可以省裝尾巴，倘若先生文章背後不能不加尾巴，但這回他的本身來得奇短，我真不好意思叫他拖大長尾巴，我答應這次看面情替他來一個比較短的吧。

倘若這位先生，如其一個人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是個「硬」人。他是一塊巖石。這是一塊滿長着苔苔的，像老頭兒的下巴，這附生的青苔顯出他的老硬，同時也是他的姿態。他是個老硬，他的身體是硬的，雖則他會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種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嚴，他的意志，不用說，更是硬的。他說要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說不做什麼就不做什麼；他的說話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幾段，直挺挺的幾句，有時這直挺挺中也有一種異樣的纏綿，像飛飛與牛果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說了，不但硬，有時簡直是蠻的了！所以至少在寫文章裏，他的硬性不完全是「一種個性」了。但他一樣側重的說，有他救濟老硬的蒼苔，他有他的纏綿。要不給他

就變了一個天主教一流的「聖人」了，也許可敬，當然可畏，不一定可親可愛的了。但他是可親可愛的，同時也是可敬可畏的——在你相當認識他的時候。這一類人是比較不容易認識的，就比如石頭是不容易摸動的。你初幾次見他，你上手看他的著作，你的感想是不會怎樣愉快的，但如果你有耐性時，遲早有你的報酬，我最初在紐約會著他時，我只把他看作一個死板的乏味的北方老——同時他看我當然也是百二十分的看不起——一個油滑的「南邊人」。

他那時候辦政治學報，他可以每天化上至少八九個實心的錢點至圖書館裏，用至少三個月的實心工夫寫成一篇文章——當然是沒有一個人要看，並且即使要看也看不下去的，杜鰲免炒糊子一類的文章！結果他的政治學報居然賣掉了十幾冊全是書！這話許說過分一點，他自己聽了許不願意，但他那枝筆的硬，簡直是強，光光的幾塊石頭，這里若若都沒有長上去，是沒有問題的。但他那文章因此沒有價值嗎？正是反面；他的才是真正學者的出品，一點也不像糊，一點也不含糊。我們現在反過來看看現在每天看見現出來東西。用機器器也沒有那樣快！什麼人都動手做文章了！豈止，什麼人都動手做詩了！什麼人都來發表意見露布他們高深的學問了。

張先生看了這情形不但不生氣，比他性子軟十倍的都要生氣。副刊就是造成這現象的一個原因，每天得出，不能不想法材料！一等材料沒有時只得將就次等的，次等材料都沒有時只得勉強用更次的——結果是現在的出版界。在今天這「發表熱」真變了惡症；副刊真變成了，張先生說的，「發」。我這回來辦副刊並不敢妄想來「提高」什麼；我只知道，我前天說的，盡我的責任做去，放胆說我的話。我才經手出了一期，已經感覺材料的困難。一班應得做的偏不做，不應該做的（至少沒有到時候）偏要來做。還有一層困難不怎樣明顯的是即便有名望的人有稿子來時，他們往往以為敷衍副刊或是周旋副刊的記者成心連他們自己不看重多少隨便的東西拿來，也不能全怪他們因為副刊只是副刊，一來沒有錢的報酬，二來又是在他們好像「陪等伍」；這時候記者的困難是「登還是退」；照他良心是該退的，顧着買賣就得遷就。所以我來主稿有張先

生這樣絲毫不可苟且的學者認真（不消說他永遠是認真的）來替我寫文章，我真是覺著絕大的鼓勵，再也不愁孤單的了。我但願別的作家也能看起我這點子真切的心，起一點勁，結結實實的替今後副刊撰幾篇文章來。我等著。

還有一句話我也得附帶聲明。張先生主張用火燒所有的副刊，他用很露骨的話來罵所有的副刊。只是你們得聽清楚了，副刊辦不好是副刊本身的緣故，實在是不容易，簡直十分的難辦好；我沒有做副刊記者以前就十分的同情副刊記者要力不討好的困難。所以假如副刊有辦得像樣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辦不好是應分的。

還有一班發表熱的同學們，我也給他們充分的同情，我並不附和張先生的系統的「罵完了」；這病，如其是病，是長在這時代身上的，不僅是我們各個人的病。但同時我要對你們說，假如你們誠心盼望出版界的提高時，你們就不能抱怨副刊記者，比如說，有時退還你們的稿子；你們要知道，假如你們信得過副刊乃至於別的主稿者的誠意，他所求的利益不是他個人的利益，他求的，歸根說，也是你們自己的利益，思想界與出版界的利益。 志摩附註

題宋石門羅漢畫像

梁任公

（四）清平樂 伏虎
長眉低順，
坐得龍陀冷。
坐下山君呼不應，
眼眉間蹙入定。

堂堂月照寒林，
琅琅琴奏鳴琴。
後夜欠伸一吼，
眼前「大地平沈」。

虞美人

梁任公

以最近影像寄女兒分囑，
一年難裡來還去，
淚共消波注。

熟知一步一同眸，
微看阿爺小影在心頭。

誰諸弟相逢道，
人歸歸還矣。
「豈不碍勝傳書，
可有夜牀後語寄無？」

浣溪沙

梁任公

乙丑端節前三日公園坐月
乍有荒蛙聞曲池
更堪鳴咽聲悲
隔林寒月如眉

坐久漏滴催倦夜，
歸來長望也佳期。
不因無益廢相思。

此詞爲五卅案後若干日作也
志摩請何如

再不見雷峰

志摩

再不見雷峰，雷峰成了一座大荒塚，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蔥，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蔥，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蔥，
再不見雷峰，雷峰成了一座大荒塚。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世上多的是不測分的變態。

世上多的是不測分的變態，
世上多的是不測分的變態，
世上多的是不測分的變態，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墳是掩埋，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快！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快！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墳是掩埋。

再沒有雷聲，雷聲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像曾經的幻夢，曾經的愛寵，
像曾經的幻夢，曾經的愛寵，
再沒有雷聲，雷聲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九月，西湖。

納履歌

聞一多

橋下的舊蒲拜折了腰。
半日沒有鷓鴣兒叫。
秋天的河流分外的細，
一線銀絲在沙上流。

少年的張良是無事忙，
狂奔不向前途望，
忽然聽見了咳嗽一聲，
想是發白發白了。

拾頭他見一個老人樣，
板橋底邊曬太陽，
脫下丁破鞋往板橋下擡，
喊一聲「小子拾起來！」

張良底心頭上火星飛，

身邊便沒有大鐵椎：
祖龍在我手下過生命，
老頭兒你什麼人？

老頭兒對着他微微笑，
笑得他心裏火消了，
本家古詩律向白頭髮，
我張良應分服侍他。

河底拾起了老人的鞋，
老人請「替我穿起來！」
老人底骨節比皇帝大，
誰敢不聽老人的話？

張良雙膝跪落心落，
摔鞋送上老人底脚，
只覺老人偉大自身小，
彷彿是應酬比鴿鴿。

「孺子可教！孺子你記着：
再過了五天來會我。」
瞥眼之間不見老人身，
老人不是尋常的人！

秋天的河流分外的細，
一線銀絲在沙上流。
橋下的舊蒲拜折了腰，
半日沒有鷓鴣兒叫。

人人必讀

五卅痛史

可以作談判之參考
可以作研究之資料
可以作講演之根據
可以作宣傳之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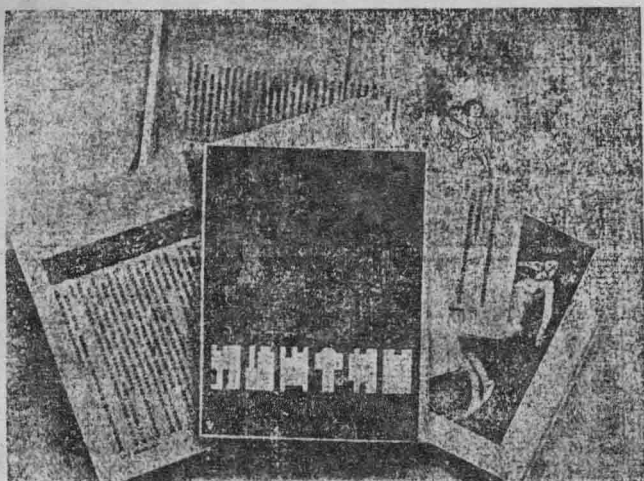
全書四百七十八頁，插畫十四幅，滬案經過事實，外交談判情形，專家具體意見，及中英重要條約，上海租界之性質與組織，會審公廨之沿革及現狀，網羅無遺。

定價八角特價五角
外埠函購郵票六十一分

如有滬案團體整批購買在一百本以上者於特價之外再加九折（四角五分）以廣傳布

晨報社出版部

晨報六週正刊



十四名家之傑作

全三冊 定價八角 特價六角

附售三希真蹟每函一元一角五分

高愛林張玉林王君異

美的人生觀

此書爲北京大學教授說生博士所著，對

威（維）爾學校（泰晤士報）短評：戰時與開議
（文伯）政府干涉國民大會（文伯）
英文學與民權（尼尼）烈士墓邊（王
統照）花（金滿成譯）青島的不速之客（
雅民）

田英鑒星期二下午五
時請來晨報社會徐



晨報副刊

第二八五號

目 錄

從小說講到大事 徐志摩
生命的報酬 馬萊尼
備載也 朱湘
歌 劉夢章

中華民國十
四年十月七
日 星期三

從小說講到大事

徐志摩

(本來這一段應附在下面這篇譯文後背的但我沒有寫完的時候我已決定不備把他放在譯文的前面，並且還當作本期的正文)

我最厭怕翻譯，尤其是小說，但這篇短篇也不知怎的竟使它自己逼著我把它譯了出來。原文載在 *Golden Mercury* 的九月號。我想有幾層理由為什麼我願這篇給你們看，第一這篇小說本身就寫得不壞，緊湊有力，第二它的背景是我的新羅倫冷翠，文裏的河，街道，走廊，鐵塔，橋，都是我幾月前早晚溜過來的，第三這小說裡順便點出的早幾年意大利的政治於我們現在的政情很可比較，有心人可以在這裏得到歷史的教訓。單說這末了一點。小說裏的瑪利亞不僅是代表人的意志的真，品格的潔，與靈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們可以說，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靈魂。正如一條大河，風暴時翻着浪，支流會合處湍急，上源暴發時洶湧，陽光照著時閃金，陰雲蓋著時慘黑，任憑天時怎樣的轉變，河水還是河水，它的性是不變的，也許經受了風雨以後河身更展寬一些，容量更擴大一些，力量更加厚一些；同樣的一個民族在它的沿革裡自然的發展了它的個性，任憑經受多少大政治的，甚至於廣義的文化的革命，只要它受得住，河道似的不至泛濫不至旁竄改向，他那性還是不變，不但不變，並且表面的擾動暗藏的卻是本原的滋補。真的一個個人的靈性裏面沒有，比象的說，幾座火燒焦的殘破的甚至完全倒塌的雷峯古塔，他就使有靈性也只是平庸的，沒趣味的，淺薄的，民族也是的，在那一個當得住時間破壞力的

民族的靈魂裡，就在它的軀壳裏，不是棉比的排列著偉大的古跡？一個人的意志與思想力不是偶然的事情？這一點說，有他的種與族的遺傳的來源，近一點說，有他自己一生的經驗。造成人格的不是要逸的生活與安逸的環境：是深入骨髓的苦惱，是慘酷的艱難，造成國民性或國魂的是革命。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分明破壞性的事實裏，往往涵有建設的意義。在平常的時候，國民性比較淺薄甚至可厭或可笑的部分，可以在這民族的人格裡看出，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性格裏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我們是儒教國，這是逃不下的事實，儒教給我們的品性裏有永遠可珍貴的兩點，一是知耻，一是有節，兩樣是連著來的。極端是往往誕生的，因此在一個最無耻的時代裡往往誕生出兩個最知耻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黃梨洲一流人。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我們還看得見的那一羣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概念脫卸了膚淺的字面的真義，却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徵的意義，他們拼死保守的不是幾套爛墨卷，不是幾句口頭禪，他們是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在這塊古舊的碑上刻著歷代義烈的名字，流著他們的血，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裏呼吸著民族更大的性靈。瑪利亞，一個做手工的賤女，在這篇小說裏說：「但是我還是照舊戴著我的天祥說同樣的一句話，我們可以想像當初黃梨洲說同樣的一句話。現在呢？我們離

著黃梨洲的時代快三百年了，並且非常的時候又在我們的頭上蓋下來了。儒教的珍品——恥，節——到那裡去了？我們張著眼看看，我們可以尋到一百萬個大漢子裝滿的懦弱，或是三千部箱車運不完的車部，但是我們却不易尋到指頭上燃得出或是鼻觀裡聞得出的一點子勇敢，一點子恥心，一點子節！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晚有一百多的同胞跟在兩個行凶的美國兵背後聯聲喊打，却沒有一個敢走近他們，別提動手，這事實裡另有一個「幽默」現代評論的記者不會看出來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一種聰明——他們想把棍棒合起來，做成他一個勇敢！而且你們可以相信，這種現象不僅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得到！倒好像拼盡一筆灰色的耗子來可以變一個貓，或是聚集一百萬的鴿子可以變一隻老虎！瑪利亞只靠了她自己不大明白的一個理想，「我是愛我的國」她說究竟為什麼愛她也不定說得分明，她只覺得這樣是對的。是對的！這是力量，這是力量。在這一個小小想像事實的跟前，莫索里尼失去了他的威風，拿破崙的史蹟沒有了重量：這是人類不滅性本體的表現。多可愛呀這單純的信仰！多可親呀這精神的勇敢！我們離著意大利有萬千里路程，你們也許從沒有見過一個意大利人！他們近年來國運的轉變，戰前戰後人民遭受的苦痛，我們只看作與長安街上的落葉一般的不關緊要。但在瑪利亞口舌裏，只要你有相當的想像力，你可以聽出意大利民族的聲音！豈止，人類不滅性在非常的時候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聲音。我們應當在這理而發現我們自己應有的聲音，現在叫重濁的物質生活生生的壓在裏面，但這時代的緊急正在急迫的要求它再來一次的吐露。我們

還可以在那位奇奧基太太的牆寫着我們自己怪裏的「小影」：她自己個單的舒服的生活，新近爲共產黨到處的圖也感覺不安穩與難過，這一下下來顯得卑鄙而且庸劣了。『我們每天上街去，也與奇奧太太一樣聰明，就換一件「克己」的衣，穿上爲的是要避人人的注目。』瑪利亞有胆量「戴着信仰的徽章昂昂的上街去走」——一個十字架，一塊國旗；『你自己查查考你每天戴着上街去的是什麼徽章——國旗的？憲法起草會的？還是個弱與荷且的徽章？這次我碰着不少體面人，有開廠的，有辦報的，有開交易所的，他們一聽見我批評共產，他們就拍手叫好，說這班人真該死，真該打，成心胡鬧，不把他們趕快打下去這還成什麼世界？唔！好讓他們坐汽車的坐汽車，發橫財的發橫財，要小老婆的要小老婆！在他們看來，正如小說裏的奇奧太太看來，『那班人只是野畜生，亂了鐵鐵亂咬人來了。』單只從爲給這班人當頭一個教訓看法，什麼形式的搗亂在上帝跟前都取得了許可。他們那腦肝的漆黑的心裏從沒有過一絲思想的亮光，他們每晚只是從自私的床裏翻身到自私的外床，再從自私的外床翻身到自私的裡床！同時這時代是危險的，所有想像得到與想像不到的災殃都像燒乾的爆竹似的在庭心裏放着，只要一根火紙就着了。災難，危險，你們想躲嗎？躲是躲不了的，災難，危險，是要你去搶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伸手去搶的，你搶不住它，它就帶住了你。只有單純的信仰可以給我們勇氣，只有單純的理想可以給我們力量。『他們是對的，要不然他們就是錯的，』奇奧太太受了瑪利亞的感動第一次堅決的這樣想。我們在沒有瑪利亞這樣人格搖擺我們的神志以前，我們至少得憑常識的幫助，認清眼前的事物，澈底的想它一個澈底。這「敢想」是靈性的勇敢的進門，敢反着你自己以爲見解的見解，是思想的勇敢的初步。在你不能認真想的時候你做人還不够資格，在你還不能得到你自己思想的邊做時你的思想不但沒有力量並且沒有重量，在你不能在你思想的底裏發覺單純的信心時勇敢的事業還不是你的分，——等到你發見了一個理想在你心身的後背作無形的動力時，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鬥也得搏鬥，到那時事實上你的勝利與失敗都反失了任何的重要，就只那一點靈性的勇敢永遠不滅的留着，便是天上的明星。

瑪利亞是個個體常的女子，她沒有受過高深教育，她只是一個工女，但一個單純理想的變成使她的聲音超越的意大利民族的聲音，高貴的，清越的，不可

錯誤的，莫索利尼法西士的成功，不是因爲他有兵力，不是因爲法西士主義本體有什麼特殊，也不完全因爲他個人非常的人格，歸根說成功的政治家多少只是個投機事業家，他就是一個。我們不必到馬契亞梵立(Machiavelli)的政治學去探討法西士主義的遠源，不必問海格爾或是尼采或是甚至馬志尼的學說裏與「神聖的」莫索利尼的先路，他的成功整個的祕密，我們可以說，我們可以在這想像的工女瑪利亞的聲響裏會悟到。你們要知道大戰後幾年在意大利共產與反共產的鬥爭不只是個爾的爆發，報紙上的宣傳，像我們今天在中國開始經營的，至少在那邊東北都幾個大城子裏這鬥爭簡直把街坊弄成了對壘的戰壕，把父子兄弟朋友弄成了扼喉的仇讎——這情形我怕我們不久也見得着，雖然我們中國人的根性似乎比西方人多少緩和些（但這有時是我們的賊不是我們的德）。其實你只要此刻親自到廣東去就可以知道人類烈情壓住理智時的可怕——就是在政治上。但這樣端性，我說，正是西方人的特色，這來兩方搏鬥的目標就分明的揭出，絕對的不混，不合糊——不比我們貴國的打仗，姑且不問他們打仗的平時究竟有沒有主觀在心頭，並且即使使他們言官有時候你還是一分鐘都不能相信說紅的的確是紅，說青的確是青。因此我們多打一回合，只是加深一層糊塗，越打越糊，越打越不分明。這正是針對着那一班人，無忌憚的自知私利，無忌憚的利用一切，我們應得發起了耳聲與瑪利亞的聲響。她說：——

『我是一個意大利人，我傲氣我是一個意大利人，傲氣做一個有過幾千年文化民族的一個。爲什麼要我恨我自己的國，爲什麼要我恨比我運氣好，比我聰明，或是比我無幹的街坊，爲什麼我得這樣做，就因爲一班無知識的告訴我這樣做，他們自己可憐吃酒受難的上了人家的當走上了迷途，其實那真在背後出主意的既沒有吃過苦也沒有遭過難哩？——』

還有一班專想熱鬧的在紅色得意日子就每晚穿上「紅綢子衣服戴着大紅花上共產黨跳舞去跳舞」，回頭紅色叫黑色打倒了的時候他們的辦法還是一樣的簡單，他們就來欣欣的「刺」了烈族似的紅衣換上了黑綢的襯衫！他們會有一天「認真」嗎？

所以瑪利亞與她無形的理想站在一邊，在她對面的是叫苦連連得沒路同時叫人煽惑了趨向暴烈的無辜平民與他們的愚問，躲在背後主使攪亂的一羣與他們的好與

毒，兩旁一面爬在地下的是奇奧太太代表的「一流人物，在苟且中卑屈，一樣的只知私利，一面就是那穿上紅綢子跳舞刺下紅綢子還是跳躍的一羣」。

現在時候過緊了！我們把這幅畫記在心裡，再來張眼看看在我們中間究竟有沒有像瑪利亞那樣半半的抱持她的理想的一個生靈！

「生命的報酬」

(By Yot Maria)

大戰完結那一年瑪利亞才十二歲，她每回上街的時候沒有一個過路的男子不停下步來相相她的。她的頭髮是黑色的，天生起浪紋的，分開在當中。她有勻淨的肌膚，看着新鮮，她長得飽滿，她的瘦伶的骨格都叫勻勻的蓋住了——差不多可說是近於肥了——但她的可還是一種年青的脹滿，就像是小孩子起量滿的皮肉，看着叫人歡喜。

就在這時候她碰着了李諾，他是在前敵受了傷被送回費冷翠一個醫院裡來調養的。他長得高，一個好看的少年，那時候養兵頭髮往後面擡的式樣還只剛起頭，他就是最早的一個，這來請冷翠的少年看着就像五百年前古畫裡他們祖先的樣兒了。李諾的行業是一個機匠，這名稱，在一班人的口裡，就包括自行車行裡的徒弟，快車上的車手，各種機器發的師傅，或是穿着一件藍圍身手拿着破爛的帆布站在一架摩托卡一類人。他在一家汽車行裏做事，瑪利亞要曉得的底細也到此爲止；此外呢，那汽車行在那裏，因爲這來她每回覺着沒有他不辦的時候她就可以走過去，叫出他來談一個短天，或是什麼。但這樣情形當然是打仗結束以後，那時候李諾就是一個得勝的英雄，回老家橫門共產主義來了。

他在醫院裏好疼以後還得向前敵去，這來瑪利亞漸漸的變成了一個愁苦的，成天想心思的人了。她也沒有別的事情來擾動她的心因爲在他回去打仗前他爲不放心她每天獨自來往已經逼着不讓她再到阿諾河邊一家衣服舖子工上去了，他要她在家里做事，並且有法想的話就在緊鄰找生計做。起初她媽不願意這辦法，因爲瑪利亞做工的錢很微像樣，後來還是李諾把她講通了，反正她自己也在一家廠裏做事，每天不能送瑪利亞上工或是接她下工，一個定了親的女孩子究竟該得檢點些，還是安安穩穩的在家裡做針線來得合式。這來她上街買東西也不去了，要什麼的時候，就託一個老嫗子去代辦，那邊店戶有的

高愛林張玉林王君異賣畫辦學

婦女康健

（文伯）段政府干涉國民大會（文伯）○英文學與民族性（景尼譯）烈士墓邊（王統照）花（金滿成譯）青島的不速之客（唯民）通訊：北京二龍坑口發口胡十六號

收件

處錦什坊街大磁線胡同
琉璃廠各南紙店

馬(宋介)紅槍會與河南人民之自決(丘
咸)補習學校(秦島)短評：戰諾與闢謠

特點之

多含興趣
可充課本
宜於自修

京
場市
售總莊

是專替一班過分忙的人家上街攢幾個小錢過日的，空下來的時候她們就坐在小舖子門口說閒話。

季諾這回回來再不去丁。他們一定得趕緊結婚了，他說：他再不能等了。可是瑪利亞就住在她媽的一間屋子裏，結婚的話，總不能女婿丈母擠一屋子住，就得另外想法才是。

他就忙着找屋子去了。李諾還是照樣的熱，雖則瑪利亞近來倒變沈靜了。他是一個熱性的，好心腸的男子，頂着急的要開始他們共同的生活。可是沒有提另一間房這件事，就是瑪利亞一生悲慘的根木。平常我們不易看清楚究竟在那一點運命給我們打起一座牆，永遠隔絕了我們的希望，但是瑪利亞到了事後回想的時候總這麼想：「只要娘多有一間屋子，我這輩子的生活就整個兒的甯穩了。她有的是一種超凡的『悉聽天命』的品格，所以假如有人真能了解她時他會得不僅愛她品性的柔和，並愛她靈性的寧潔。可就這一點也就是她倒運的一部分理由。慈善，好，是男人盼望他的媽的德性，可是她妻子一定得近人情，真他自己一樣。至於她的『人情』，有他在看着，他信，不會得變成軟弱的。

日子過去了，房子還是沒有找着。瑪利亞做工很勤，賺下來的錢買了一點家用的布紗，另外還放開幾個。有時候，到晚上，大約每星期一次，她伴着李諾出去走走，或是上電影館，她總還是伴着，離開這時候李諾還是法西士的黨員，不但很忙，並且隨時有很大的危險。也是她的不幸，瑪利亞住家的一帶工人居多，不少都是暴烈的共產黨。所以她後來不得已單身上街買菜的或是做工的材料時（她媽在一個機匠家裏找到了一個工錢不壞的事情，帶着他家的孩子們出來散步），就因為她定給了一個法西士黨，她那街坊到她就頂過不去的。每回她拿了做得的衣服上奇奧基太太家去，在一條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子裏，她老是聽得着不好聽的話對着她直噴。瑪利亞在離家不遠的那條小街上走上去聽着的全是成心駁她的廢話，許多女人對着她唾痰，叫着她惡酸的名字，有一個人趕過來突如其來的在她背上打了一下。等她走到了奇奧基太太家進她的臥室，一到她那，她就拿不住淌眼淚哭了。

瑪利亞，怎麼回事？對我說呀，孩子，李諾沒有什麼不是？

瑪利亞替奇奧基太太已經做了好幾年的工，奇太太知道她的身世，怎樣他們想結婚找不到房子，到這時候她又怎樣的着急為的是法西士與共產黨每天的暗鬥。李諾倒是個好漢。就到了晚上他上街時也不來偷偷掩掩的，離開路旁多的是專門賭錢

的窗戶，隨時都可以有子彈飛下來。瑪利亞一天的幾瘦，越來越憔悴了，這緊張實在太大了。可是眼前的情形又沒有法子想，她還得做她的工，礙着麻煩也只能硬着頭皮忍了下來再說。

瑪利亞住了哭，仰起頭來望着奇太太。她那深黑的眼睛，淚汪汪的亮着烈性的勇敢。

「季諾沒有什麼。是我自己不用這陣子忽然掌不住了。我是硬得過去的。可是你想想那一輩街坊我做小孩兒時就認識的，他們也一向喜歡我的，這時候就爲了我要愛我自己的國在大街上冲着我唾唾液，叫名字咒罵我，這可不是真的太難了，我是愛我的國。」

「碰着了些個什麼事，瑪利亞？」
「你知道，奇太太，我們這時候過的是什麼日子。你也曾叫人家對着丟石子爲的你是一個體面的太太，可是我呢，我還不是做苦工的女孩子——與他們沒有分別——他們不應這樣的恨我就爲我不願意跟着他們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該槍斃，還要不是共產黨就是反背他自己的階級，還有我們的宗教都是譏諷。我不信，我不能信那個，我不信有那一天我們會變成一樣的。我們全是同樣的，我們要的也是同樣的東西。我不能因爲人家比我有錢就恨他們，我不能唾棄我的國旗。」
「噯，奇太太，他們說我是個賣國奴就爲我不肯學他們樣去做那些事，方才我路過的時候他們還打了我。」

直直的，當着胸前伸出了她的一雙手臂。

「我是一個意大利人，我憤氣我是一個意大利人，做個意大利有過幾千年文化民族的一個。為什麼要我恨我自己的國，為什麼要我恨比我運氣好，比我聰明，或是比我能幹的街坊，為什麼我得這樣做就因為一班無知的職人告訴我這樣做，他們自己可憐吃苦受難的上丁人家的當走上了迷路，那真的出主意的人既沒有吃過苦，也沒有遭過難哩！但是我還是照舊戴着我的小國旗，縫在我衣上的，就使我們因此殺了我也是甘心的。」

奇太太頂驚異的看著這女俠子。她自己平的舒服的生活，新近爲了共產黨到處的鬧也感覺不安穩與難過，這一比下來顯得卑鄙而且庸劣了。她也曾囑咐過，可是她不敢給人家辯論；她每天上街去就穿上頂克己的衣服爲的是要矜免人家的注目；這兒在她的跟前，是一個做工的女孩子，她有的是這樣奇異的勇敢見天的忍受她自己街坊的罵，打，就爲是她信仰她自己的國，信她自己是對的，胆敢戴着她信仰的徽章昂昂的上街去走——一個十字架，一塊國旗。

瑪利亞的話在聽她的時候，那個呆頓的心裡激動了一點，她從來不曾知道過的什麼。這才頭一次地抓住了了一個離著她每天的小煩惱老遠着的理想；她的丈夫，飯食，衣服，東西貴，這類的事情，在這利那間，在她也有得沒了；同時街上的危險，不防備的鎗聲，兇悍婦女們的怪叫等等一些事情，提昇發生了意義。在這些個事情裏有一點子什麼比僅僅的安逸與和平重要得多。他們是對的，要不然他們就是錯的。她從來沒有從這個光亮裡看想過。在她原先看來，那班人只是一羣野畜生，餓斷了鐵鍊咬人來了，但是瑪利亞的一番話却提醒了她，她這才明白有苦惱在後，趕他們才肯往發覺的惡惡裏跑，同時給瑪利亞胆量去搜看他們的，就只一個理想。有一陣子她發瘋似的想跪下去親吻那女孩，但是她的訓練，把一切過分的行為全認作錯的教育，救了她，所以她雖則承認她當前是一個女英雄，同時她並沒有忘記她只是一個做衣服的女工。她來是替她試新衣來了。

這來耶利亞原有的年青的丰姿全沒了。她的美變成了完全精神性的了。季諾有時候帶她出去有點兒不滿意了。誰也不來對她看了，誰也不寵愛他了。但私下希冀着這無非是暫時的，就如比一個影子一會兒就過去的，同時正如他自己有胆量蔑視危險，甚至忍受他的結婚的選定，她也應得跟着他一路走，慢慢地自會得恢復她的美麗的姿色與瘦削了的豐腴。可是過了一天，結果就正他没事的晚上東臨西張的那時候他不但不懷疑耶利亞有完全回復的那一天，結果就正他没事的晚上東臨西張的一天，就想找個把比她快活比她隨便的來伴着他玩。他媽新近有個主意，要是他願意到廚房睡去她就可以把走道堵起來，劃出櫃子大的一間小房租給她的一個內姪女，她的媽要離開蕭冷翠到別處去，可見她把女兒留下，她現在一家成衣舖學做衣還沒有滿師。這時候吃食來得貴，廉潔的錢雖則像樣總是不够的，她媽還得每星期寄錢給一個住在比魯奇亞的女兒，一家四口的戰後殘菊——季諾贊成了他媽的辦法，一半

天阿達就進他們家去住家。

她到了以後第二天晚上瑪利亞上季諾家去看他。他媽近來讓自由多了，所以這回單身去的，她坐了不多一會兒，季諾要她一同出去散步，他們倆就離了家，一路笑着，樂着，胃口又在一起了。

「她長得真美的，」他們一走完那暗沉沉的扶梯走上一條傾向河邊的小街時瑪利亞就先說話。

「不壞，」季諾說。他這時候覺着聽過了方才新來住客那沙勒兒的嗓子再聽瑪利亞深沉的溫存的口音很舒服的。

「你想她會不會給你要好的季諾？」

季諾，受了恭維似的，伸出他的長手，指着他，「胡說白道！她為什麼來？」

「唔，她來得年輕，你長得太好看。」

「這也不過理由，她知道我就快給你結婚的。」

「他不知道嗎？」

「當然她知道。」：這下瑪利亞覺得，

過了幾天她得上街去找些線綢子配一身衣服，她走進西尼奧利亞廊下的時候，她看見阿達與季諾一同坐在家咖啡館裏。她起初想走上去，給他們一起坐着談天，但是，她走她的，買了她的東西，急急的趕回家去哭了。那晚上她會着季諾，可沒有對他提起她看見了什麼。他還是他那老樣子，對她很好的，過了一會兒，她也就忘了她的妒忌與她的疑心，實在她太快樂，意思了。

又過了六個星期，那晚他倆一起在河邊走路，一陣涼風從北面吹來吹跑了夏天晚上叫人迷醉那軟味兒，季諾忽的把她緊緊的擁身擁着。

「聽我話，瑪利亞，爲了愛我什麼都受過了。假如我可以把文書弄到，你肯不肯立刻結婚——立刻——你來跟我媽我爸同住？」

「阿達不是在那兒嗎？」

「我們可以另替她想法子。」

「可還有你的媽。她那脾氣不是容易同住的，你的房間兩個人住也顯太小。你還得上廚房睡去。那算什麼結婚。」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得趕快決定，馬上——今晚——要不然我就說不定有沒有事情發生。」

但是瑪利亞那晚上還是沒有決定。

☆ ☆ ☆

忽然間什麼事都發動了下來。兵進羅馬以後——季諾就是最先過被亞門的一個——國事就顯得平靜了，人民也安居樂業了。瑪利亞認識的那一班女人，在一九二〇年她們喝罵她，侮辱她，穿着紅綢子衣服，戴着大紅花上共產黨舞會去跳舞的一班，這班全變了，政見全變了，她們還是穿着跳舞的舞裙，一羣男人們的政見也全變了，卸下了烈烈的紅衣，換上了黑綢的襯衫了。這班瑪利亞的地位也變了，她自己覺得奇怪人家把她看作女英雄似的，什麼了——她不見得高興，就覺得奇怪，她對她媽說：「從前他們睡我媽的時候，他們倒是認真的，可是現在他們認真嗎？還不只是一羣只知道討好男子的女人？」

她娘的運氣也好些了，盼望着六個月內可以搬進一幢新屋子，騰得出房間來給季諾住，她提另還可以給女兒一間廚房。

「兩家合住就這廚房有趣。瑪利亞這才放寬了一點心。她好容易有希望來滿舒服快活的日子了。年轉還是她的，再說呢二十五歲年紀終究還說不上老，雖則你離十六七歲齡的玫瑰花架，上望到這年紀許覺得過分的恐慌。她還是一樣可以向前望，哈哈，幸福。全在前面，還有到手小田園的那一天，荒涼絕倫的可愛的小田園——一小，乾淨，開着香噴噴的。」

她這時候正從那鐵橋走向阿爾格來齊橋，好容易撈過了那幾個難年，往年心坎裏老是懷着鬼胎，她的青春都叫毀了，今天才放心了。什麼事都回復平靜了。阿諾河的河身也看着寬一點，德尼奧里亞的高塔，力量與堅定的象徵，照舊站着，搬出淺色的早黃昏天。前兩天打雷下大雨下了一整天，所以那河則時不對也是滿滿的。她在河邊站了一會兒，看街後們浸在水裏激水鬧。多快活的小人兒！小田園長大了當然就變了這頑皮的小鬼。時候快得狠。那一天她上了年紀，跟前一年輕人，他的兒子們，就來問他商量他們看中了的女孩子們，那些女孩子們也一定是好脾氣，溫溫柔柔的，黑頭髮當中分開的。

她慢慢的走過去，等到她快走近那橋，她忽然看見季諾在季諾的黃昏裏與阿達一起站着，手抄着她的腰，沿着河邊的石欄上看河。他們倆一頭笑，一頭軟軟的講着話。

瑪利亞停了步，心裏一陣子狂跳，拿不住開口問了，聲音異樣的粗獷，「季諾，這算什麼意思？」

他轉過身來活像一隻嗅了鞭子的狗。

「你記得有一天我問你趕快決定。我不是石頭做的，阿達她愛我。」

瑪利亞的聲音還是柔和的，但她的話就像一把快刀直斬進了季諾的自大的虛榮心。

「可是我愛你，季諾。我愛你換過了這不少的難年這來好容易太平了你——你——你愛的對是阿達——不是我。」

阿達可沒有受瑪利亞的聲音的感動，她也看不出她的情敵有那一點說得上美或是媚，她那習性的雙眼，她那慘白的端正的相貌。阿達有的只是捲髮兒的頭髮，小牛似的脖子，大奶子，厚重的高挺的後部，穿着身明顯出她那粗俗的身體的點綴曲折的衣服，站在那裏正像是一座「繁殖勝利」的次等石碑，在她的面前瑪利亞是「貞女苦難」的真身。她把季諾推在一邊。她高聲說話時他低着頭聽了開去。「季諾得娶我。歸根說，年輕的是我，——她的十六歲的眼睛對着那年紀大些的女子瞧着一種兇惡的傲慢——「況且這全是他自己不——就是他媽這時候也說他有立刻與我結婚的義務。」

催妝曲

朱湘

醒呀！從睡夢醒回。
晨雞啼曉在相催。
看呀！白鴿起來了，
伊們在碧落裡飛。

霞織的五采衣裳。
懸掛在彎彎月鈎上；
日神也捧着金鏡，
等候你起來梳妝。

畫眉在杏枝上歌，
畫眉人不起是因何？
畫眉頭飾着新黛，
正好笑來描畫雙顰。

楊柳兒正在梳妝，
伊的柔髮風裏飄飄；
百花是露沐已畢，
伊們身上噴出芬芳。

起呀！趁草際珠飛，
春鶯兒銜了頰黃鵲，
趕緊穿妝梳理好。
起呀！雞啼都在相催！

九月二十八日

劉夢霖

歌

我底心好似一隻孤鴻，
翱翔在淒涼的人間！
心呵！你努力地翱翔罷，
不妨高也不妨遙遠！

翱翔到北冰洋，
翱翔到碧雲邊——
你若愛幽靜，清涼，
到夜月灣灣的海面！

你若愛熱烈，光亮，
到太陽燦爛的中天！
心呵！你努力地翱翔罷，
不妨高也不妨遙遠！

我底心好似一隻孤鴻，
翱翔在淒涼的人間！
心呵！我放情地歌唱罷，
不妨壯也不妨纏綿！

歌唱那死之哀，
歌唱那生之戀——
你若愛雄偉，豪爽，
如雲間瀑布之噴瀉！

你若愛溫柔，悽婉，
如草底流碧的溪泉！
心呵！你放情地歌唱罷，
不妨壯也不妨纏綿！

杭州新宮 東亞郵票社

郵票
每部一元
每冊五角
每冊七角
郵票
每部一元
每冊五角
每冊七角
郵票
每部一元
每冊五角
每冊七角